

新型举国体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理论回响与实践履

□贾超

(武汉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一。从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历程及其内在需求的认识入手,将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解构为“物—人—治理”三位一体的具体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中,新型举国体制以其理论体系的目标优势、特征优势、战略优势、实质优势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现提供新的逻辑理路。这一创新体制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仍存在诸多挑战,需要强化职业教育科技创新发展体系,推进“物”的现代化;需要完善职业教育师生素养结构体系,推进“人”的现代化;需要优化职业院校组织治理体系,推进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

作者简介:贾超(1996—),男,山东烟台人,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24)01-0103-08

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1]。从现实层面来看,目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面临着基础建设薄弱、师生发展受限、治理效能乏力等问题,是当前在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2]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举国体制”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优势逐渐显现。为此,在探寻新时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找准“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理论价值,审视“新型举国体制”理论视角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对全面深入地推进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赋能职业教育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新时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3]。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关注“物”的现代化,也重视“人”的现代化以及治理层面的现代化。其中,“物”的现代化

是指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等物质基础的现代化,为“人”的现代化提供物质保障;“人”的现代化是指人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具备现代化素质和能力;治理现代化是指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体系和能力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为“人”的现代化和“物”的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就职业教育而言,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4]。尤其在党的二十大以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日益紧迫,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推进逻辑呈现出以“物”的现代化为发展基础与前提支撑、以“人”的现代化为关键动力与价值旨归、以“治理”现代化为制度保障与内涵要求的特征。

(一)发展基础与前提支撑:职业教育“物”的现代化建设

“物”的现代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基础,是“人”的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支撑。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所谓“物”的现代化,就是职业教育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符合现代物质生产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需求,达到现代世界对职业教育所要求的先进水平,具体体现在职业教育学

校建设、教学设施、技术装备、教育组织和制度等物质技术和组织制度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关系到职业教育利益相关群体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与教育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一直将解决职业教育物质基础本身的问题视为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切入点,努力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物”的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在强调“物”的现代化的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了现代信息技术在职业教育“物”的现代化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要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职业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因此,“物”的现代化,是实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发展基础与前提支撑。

(二)关键动力与价值旨归:职业教育“人”的现代化建设

“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动力,更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旨归。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其实质就是“人”的现代化建设,它不仅表现在职业教育相关利益群体上(例如,职业教育教师与学生自身的素养、专业技术技能等方面,能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优化),还表现在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现代化上。因此,在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程中,坚持“人”的现代化,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一方面,“人”的现代化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党中央的关注与重视,体现在职业教育坚持以人为本,突出对“双师型”教师、“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育。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现代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性制度安排。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和相关部门相继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政策,对推进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从中央层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顶层设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框架也在这些激励性的政策环境下得以构建。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教育强国的战略需要,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仍有待完善^[6]。当下,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人”作为内生动力,要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就必须实现

“人”的现代化。

(三)制度保障与内涵要求: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

“治理”现代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要求,为“人”的现代化和“物”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程中,“治理”现代化是指建立健全职业院校外部管理和内部自治体系,达到合理利用资源、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的。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的现代化,更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6]。从现实层面看,当职业教育多元办学主体和所处的不同场域(如产业、职业院校等)之间出现冲突,就需要通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制度建设的现代化来有效解决这些冲突,推动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叠加。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的协同创新,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3]。这反映了党中央对于我国职业教育在管理保障维度上,对迈向治理现代化的新期盼。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要不断推进治理现代化,才能有效地促进和保障职业教育发展。

二、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理论回响

从已搭建的顶层框架来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从现实基础来看,在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职业教育为其提供了超70%的一线劳动者^[7],其人力资源转化能力不容置喙。为此,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需要廓清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理论优势与理论适切,为现实实践提供理路依据。

(一)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理论优势

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中的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明确规定^[8]。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体制”而言,新型举国体制旨在应对国家重大战略需要,依托政府与市场协同,整合国家与社会资源,攻克难题^[9]。从“举国体制”转向“新型举国体制”,是在

行政和市场协同的基础上,强调通过整合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10]。所以,建立和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既是继承和发扬历史经验的体现,更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和发展主动权的现实需求。

1.目标优势:以实现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为行动目标。职业教育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以新型举国体制为支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就是要把实现国家发展作为职业教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是一种能够保障劳动力整体升级与国家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类型教育,是“把人口负担转化成人力资本的基础路径”^[7],它关系到国家社会安全、经济安全,也是“参与全球人力资源竞争的重要途径”^[11]。

2.特征优势: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为核心特征。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党对各种资源和各项工作进行统筹、调配和整合^[8],将整个社会涵括精神与物质的资源、力量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战略任务上,强化中央、地方等各级政府内外部机制的协同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共同努力突破某一项国际前沿技术或者完成国家的重大工程。

3.战略优势: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为战略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以国家重大创新工程为战略抓手,着力于解决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12]。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迫切需要以国家重大创新工程为战略导向,发挥政府对职业院校、龙头企业的战略支持、协调和引导,整合资源,抢占国际创新工程的制高点^[13]。

4.实质优势:以创新发展的制度安排为核心实质。新型举国体制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制度安排,通过将全国各界力量集中起来,对某一项国际尖端技术进行攻关,从而实现科技创新的历史性飞跃。它既有中国特色,又具鲜明特征。

(二)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理论适切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我国职业教育全面转型升级,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新

型举国体制在理论上的发展,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逻辑理路。因此,必须厘清两者的契合点,以实现新型举国体制理论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实践的有机统一。

1.以制度优势为依托,充分发挥政治优势。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它不仅具有政治领导力、社会号召力、群众组织力^[14],而且具有一定的改革创新特质,它在推动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来凝聚政府和社会力量,涉及政府、学校、企业、市场等多方主体,只有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才能凝聚各方力量,共同谋划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践履与体制机制。

2.兼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发挥竞争优势。由于这种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和政府职能的作用,因而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就职业教育而言,从“教育”转向“产教”的过程,就是更加注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将职业教育与市场、行业、产业、区域捆绑起来共谋发展的过程。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加速建设更符合市场体制的职业教育,就必须要有有一个良好的、公开透明的市场秩序,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健康生态。同时,要想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就必须让政府真正地转变自己的职能,大幅度降低对职业教育资源的直接支配,降低职业教育对政府“输血式”帮扶的依赖性,完善中央的宏观调控机制,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构筑健康、稳定的市场生态,为职业教育提供更加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提升职业教育自身“造血式”发展的自主性。

3.倡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发挥协同优势。新型举国体制倡导“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指的是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产业企业、职业院校、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受众五个主体,通过合作协同,共同发挥各自优势,从而构成一个强大的“政府组织—企业生产—职业院校培养—高等教育科研机构研发—受众反馈”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共同体。政府可以更好地参与到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来,通过引入行业、产业、企业的参与,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职业院校在“五位

一体”中,既能充分发挥教育自身的育人功能,又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输送;科研机构对科技创新成果研发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让受众参与其中,可以更好地收集真实的市场资讯,更清楚地了解科技创新的实际需求。

4.加强科技创新,发挥战略优势。新型举国体制强调集中力量加强科技创新,《“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发展为重点的新型举国体制,《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职业教育要认清国家科技发展目标 and 紧迫战略需求的重大领域,力争在未来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消解科技创新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三、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然困境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笔者认为需要从“物”“人”和“治理”现代化三个层面进行探索,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一)基础亟待巩固:科技创新动力滞后,制约职业教育“物”的现代化

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现代化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物”的现代化是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的,因此,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当前,在以“物”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目标中,科技要素对职业教育的支撑效能还未被真正激发出来,促进职业教育从事科技创新成果的研发、应用与推广的体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1.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对职业教育科技创新的引领力度仍需加强。部分省市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仍然没有足够重视职业教育的科技创新,具体表现为:在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方面的研发投入经费不足^[15],在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与推广方面力度薄弱^[16],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动力不足^[17]等。

2.新技术、新材料、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及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化、高端化、应用化程度不

足,对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卡脖子”问题的回应程度远远不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市场导向性不足^[18]和市场激励机制不健全^[19],以及对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不足^[20]。在职业教育科技创新领域,不论是职业院校还是企业,其独立研发与转化的自主能力都较为薄弱^[21],仍表现出对政府财政供给的强依赖性,而且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主动合作的观念并不强烈,过于依赖政策支持,科技创新成果就地转化的思维仍不成熟。

3.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数字化科研体系不健全^[22],造成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迟缓。

(二)关键亟需抓牢:师生素养结构欠优,阻滞职业教育“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关系到其发展的现实效果。此外,职业教育师生素养及结构影响着其现实进度,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师生素养越优、结构越合理,就越能更快地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现进程。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仍然存在师生素养不够优秀及师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1.当前职业教育体系未能充分调动职业院校师生的内生动力,缺乏对其思想教育和引导作用。当下,部分教师和学生还存在着对职业教育“矮化”“窄化”等观念,以致其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实现自我专业发展与技能提升的意愿不高^[23]。

2.职业教育师生在专业技能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虽然以专业技术技能发展为主的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和学生专业技能比赛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也是良莠不齐,重形式、轻质量的情况仍较为突出,对师生的发展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导致他们参与积极性严重受挫。

3.职业教育师生结构变化监测预警系统亟待开发。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师生结构问题仍然严峻^[7],其中,由于专业性“双师型”教师“量少质弱”与兜底性“生源质量欠优”的叠加影响,导致职业教育师生结构极不合理,且信息化、数字化的监测预警机制缺失。

4.保障职业教育师生素养发展的分流渠道仍未打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公共服务的供给

上,仍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其人才培养体系尚未真正实现“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宁愿去末流本科也不去一流职校”的情况仍然普遍。

(三)保障亟盼增强: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牵制职业院校“治理”现代化

职业院校的组织治理能力,是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尽管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但目前职业院校组织治理体系尚不健全,其组织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1.需要进一步厘清职业院校管理体制。其中,“泛行政化”管理模式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运营模式的冲突,造成了产教融合在职业院校和企业双方日常管理运作中的运行机制矛盾^[24]。

2.职业院校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有待提升。职业院校开展教学、科研以及与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职业教育的建设重点。但是,目前仍有部分职业院校管理体制混乱,忽视市场的推动作用^[25],对政府的依赖性过高。

3.职业院校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相对滞后。各地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院校数字化管理服务方面的投入较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搭建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向职业院校延伸的进度相对较慢,虽然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数字化、智能化程度还不够高,仍然存在一些技术难点需要突破。此外,职业院校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协同合作不足,导致职业院校内部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未形成目标一致的“嵌合体”^[26],也直接影响了职业院校组织治理能力的提升。

四、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践履

新型举国体制立足于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改革的关键历史起点上,以固基础、抓关键、强保障为线索,聚焦新时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在“物—人—治理”三方面的内在逻辑,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践履赋能。

(一)固基础:强化职业教育科技创新体系,夯实“物”的现代化

针对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科技创新“物”的支持度不足的情况,应推动“物”的现代化,强化职业教育科技创新体系,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并进行整体

规划,以确定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1.加强党和政府对职业教育科技创新的引领,建立“央地联动”和“区域联动”的职业教育发展体制。要在职业教育科技创新工作中,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党在职业教育科技创新中的引领地位,发挥中央政府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统筹作用。一方面,作为“委托方”的中央政府,需要针对我国职业教育科技创新“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强化职业教育顶层设计,奠定思想基础和方向保障,以抢占世界职业教育科技创新高点。另一方面,作为“代理方”的地方政府,要与当地的特色产业相结合,对职业教育科技创新项目提前规划,做好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工作,大力推进本土产业化职业教育科技创新项目,因地制宜,与本土企业、职业院校共同打造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基地,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2.推动新技术、新材料、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化应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改进职业教育科技创新产业的传统治理方式,建立起一种基于商业化成果产出与应用的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研发—应用—推广”新模式,从而培育出一批具有先进技术、具备良好市场前景的产教融合企业集团。政府要积极扶持、指导有关企业,强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产教融合育人体系建设,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体和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鼓励学校与企业通过建立“校中厂”与“厂中校”等模式^[27],共同建设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研发—应用—推广”的实践基地,持续提升职业教育对科技创新的反应敏感度,促进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与推广。

3.加速推进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用好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政府要加速推进职业院校信息化建设进程,对在云资源整合下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进行完善,建立与职业教育数字化现实需要相适应的大数据体系,同时,持续推进职业教育在教学、科研过程中所需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工作,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强化技术研发,推进教学模式改革,提高教师能力素质,增加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方面的投资,以推进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加强对职业教育信息数据、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政府示范项目、职业教育数字化典型示范模式等方面的普适性推广。

4.健全我国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自主研发的转化机制。为此,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以市场为导向、以职业院校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链,建设“政—产—学—研—用”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打通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科研开发—技术创新—成果转移”的完整链条。换言之,政府要建立完善的信息整合和资源共享机制,职业院校要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科研机构要发挥自身优势,企业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建立以市场机制运行的职业教育利益共同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充分调动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从自主研发到自主转化的积极性。此外,通过优化职业教育科技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机制、评价反馈机制、健全科技创新成果市场交易的监督机制,为我国职业院校自主转化科技创新成果创造规范、公平的市场生态,实现职业教育重心从“教育”转向“产教”,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抓关键:深化职业教育师生发展体系,促进“人”的现代化

针对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师生素养及结构不足以支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问题,应构建适合我国职业教育师生素养发展及结构优化体系,从而推进“人”的现代化。

1.强化党和政府对职业教育师生发展的引领作用,调动职业教育师生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方面,积极发掘并大力发挥在职业教育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以及“大国工匠”等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作用,宣传其成长成才的典型案例,引导师生消解对传统职业教育“矮化”“窄化”的固有认知,激发其积极进取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完善职业教育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健全职业教育师生的自我监督激励机制等,强化对师生素养培育及其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其在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归属。

2.加强师生专业技能培训,为其提供与市场供需相适应的培训内容。一方面,按照市场供求机制,将权力下放给企业、职业院校,以激励师生积极参加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和学生技能大赛。另一方面,通过对职业教育师生专业技能发展的实际供需要

求进行精准定位,对专业型、生产型、技能型的专业技能培训进行合理分配,确保培训内容符合市场供需要求和师生专业技能发展需求。

3.健全数字化预警机制,为职业教育师生结构优化提供预警。为此,需要依托大数据、云资源,并按照分类、分层管理的原则,建立“央地联动”“区域联动”“院校联动”的师生结构动态监测平台,将职业教育各类师生都纳入监测范围,并根据不同的群体变化,采取有针对性地分级预警和应对举措,实现职业教育师生信息的精准化、实时化管理,强化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数据的实时共享,以便对相关职业教育政策效果及今后师生结构变化的发展走向进行精准的研判,从而能够在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和招生过程中提前出台相应的对策,避免在职业教育中出现过大的师生结构风险。

4.健全资源分配机制,保障职业教育师生发展。深入推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与师生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职业教育需求的契合度。通过建设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基地,开展定制化、个性化教师教育与教师培训,采取聘请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等方式,切实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职业技术水平。同时,要扩大职业教育学生成长与成才的渠道,完善“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招生方式,引导优质生源主动分流进入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职业教育生源结构,实现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从“谋业”转向“人本”,更好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三)强保障:优化职业院校组织治理体系,实现“治理”现代化

针对职业教育治理中职业院校治理能力较弱的问题,设计和构建一套科学的职业院校组织治理体系是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1.构建“省、市、校”三个层面的引领体制。通过加大管理力度,引导职业教育治理资源更多地向“省域、市域、校本”下沉,对职业院校所在地的政府及职业院校进行扩权明责、提能增效,赋予其必要的关乎职业教育发展的事权和财权,使其消解“泛行政化”的路径依赖,提高职业院校的教育治理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和服务国家发展能力。同时,通过发挥“省域、市域、校本”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与利益

整合作用,实现政府管理与校本自治之间的均衡与协调。

2.加大职业教育教科研基础设施、前沿尖端设施建设的市场投入力度。按照以市场为导向的运作理念,基于政府购买的形式,加大对职业院校基础设施和前沿尖端设施的建设和运作模式的投入力度,引导龙头企业主动参与到职业院校基础设施和前沿尖端设施建设中来,形成主体多元、充满活力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让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市场活力得到全面激发。

3.规范职业院校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政府相关部门应加速推进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向职业院校延伸,加强对职业院校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的云基础设施建设的业务集成、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与统筹管理,健全基于云资源的职业院校数字化决策体系和监督保障体系,以提升职业院校数字化管理工作的效能和质量,并对职业院校数字化管理服务的政策规划进行完善,不断提升职业院校教育管理者的数字素养,加大职业院校数字化管理的经费投资力度,进而提升职业院校数字化管理服务的智能化程度。

4.强化职业院校校内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协同治理。职业院校要做好校内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政策指引工作,健全激励和监督机制,为职业院校校本组织提供良好的制度生态与自主发展空间。具体而言,可以从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的合理布局、组织的队伍建设、组织的自主管理等方面来激发职业院校中涵括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在内的各类组织的内生动力,从而提升职业院校校本组织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意见 [EB/OL].(2022-12-21)[2023-09-06].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212/t20221222_1035691.html.
- [2]王向军.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优势与时代意义[J].人民论坛,2021(27):65-67.
-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1-10-16)[2023-09-06].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4]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EB/OL].(2019-01-24)[2023-09-06].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04/t20190404_376701.html.
- [5]安冬平.国际经验追踪下的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精准发展路径创新探寻[J].职教论坛,2019(5):163-169.
- [6]王明志.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内涵、困境及应对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7):61-66.
- [7]王新波.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职教论坛,2023(1):9-11.
- [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0-11-04(2).
- [9]孙德超,李扬.新型举国体制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进路与实现路径 [J]. 社会科学,2022(7):143-150.
- [10]何虎生.内涵、优势、意义:论新型举国体制的三个维度[J].人民论坛,2019(32):56-59.
- [11]王辉.美国“升级版”职业教育体系及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6(3):89-95.
- [12]新华社.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并讲话[EB/OL].(2018-10-31)[2023-09-06].http://www.gov.cn/xinwen/2018-10/31/content_5336251.htm?cid=303.
- [13]《科技智囊》编辑部.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关于科学技术论述摘编[J].科技智囊,2021(7):1-17.
- [14]郑士鹏.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动因与路径选择[J].云南社会科学,2022(4):48-55.
- [15]赵红霞,朱惠.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及趋势预测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22(19):41-48.
- [16]崔发周.职业教育教学成果:本质特征与科研支撑[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35):5-10.
- [17]杨璐,史明艳,田静.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的困境与对策[J].中国高校科技,2021(Z1):103-106.

- [18]黄英.治理视域下的职业教育特征、模式与风险防控:从认同治理性、借鉴治理经验到警醒反思[J].现代教育管理,2017(6):86-90.
- [19]景安磊,周海涛.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问题与趋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50-58.
- [20]王亚南,成军.我国职业教育专业群研究的轨迹、热点及未来趋势[J].教育与职业,2021(3):5-12.
- [21]宋凯,刘忠,王丽.硅材料行业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匹配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23):14-24.
- [22]陆春阳,赵玮,鲍新中.高职院校科研体系构建的时代诉求、现实挑战与应然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0):74-80.
- [23]段晓聪,曾绍玮.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价值内蕴、机制构建与实践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2(11):5-12.
- [24]宁启扬.高职院校现代产业学院的实践矛盾、运行逻辑与路径方向[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27):29-37.
- [25]朱德全,涂朝娟.职业本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健康新生态[J].中国电化教育,2023(1):38-45.
- [26]马佳,段文美.职业院校打造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思考与实践[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6):32-36.
- [27]王玉龙,郭福春.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现实样态与路径选择[J].职教论坛,2021(2):40-45.

责任编辑 谢荣国

A New Nationwide System: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Build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Jia Chao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Build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strategic goals of China's overall modernization. Starting from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inherent needs of build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promotion of build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s deconstructed into three integrated goals: resources, individuals, and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provides a new logical path for the realization of build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oretical goals, characteristics, strategies, and substance. However, this innovative system still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t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vocational education scientific innova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esources. It also requires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mpetencie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ividuals. Additionally, optimizing the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s needed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Keywords: new national system;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scientific innovation; market economy; education governance